



且從「君子學」學起

編輯先生：

貴刊自從開闢讀者意見、書信一欄，的確確給我國知識、討論界一個莫大的貢獻。我們一般人往往對問題沒有時間做統盤之建議。但是有些事情倒也不必整套的學問才能看得

馮濟灝

清楚，片言隻字或許更能表達意見，有時候，幾句話所傳達的意見比幾萬字的論文更能一針見血。

我最近因為工作瑣碎，不能做有系統的研究，但就眼前所見，却有一樁事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想藉貴刊一角抒發拙見。

最近我國報刊媒介大力推捧金庸先生，本人認為此事並不妥。金庸先生為我數年來最敬愛之作者，但以我經年欣賞其大作而揣摩其人個性、修養而言，此種作法恐怕未必能使金庸先生感到天涯知己。金庸先生並不是希望被力捧的溫厚人，見其答諸方客問則可知。譬如說：如果把他的武俠作品認作深含哲理，或甚而認定他在武俠小說內故意貫注某種深奧哲學，查先生的答覆是：他的小說旨在娛人娛己。或謂查先生係受某種文學理論影響，其回應則謂：平生雖嗜小說欣賞，殊無意接受某種理論。甚或推介道：查先生為武俠泰斗，金庸先生僅答道：寫武俠小說為其生活之一部份。我想查先生最希望的是自己能做為明睿之報人、政評家。最令我感到錯誤的是金庸成名小說並非寫於今日，十數年來為何無人大捧特捧？為何直至今日，方為人多所賞識，允為奇才？查先生素來謙沖，這種突如其來的讚譽想必使他哭笑不得？

就武論武，我等如此做法正有如下盤紮不穩的人突然與發想一蹴練就迴旋踢。大眾傳播之工具在美國也有一窩蜂猛報導之現象，但以我中國沈穩之文化傳統而言，實有如練武一般，只宜愈練愈沈，不宜愈打愈浮；今觀金庸作品只覺沈穩異常，我國之傳播媒介却稍顯浮躁，以浮躁之心情介紹沈穩之先生豈非反諷？中華民國自應拿出大國文化之氣度，不知諸君以為然否？

為恐前言不甚清楚，茲另舉一例以說明之；十餘年前，記得我國傳播界特別報導針灸為

最不科學的赤腳大夫術，甚或有以漫畫諷刺者。近些年來，由於歐美十分好奇針灸玄奇，我們又極力肯定針灸是最具「智慧」的國粹。相隔未及十數載，對自己的東西却有截然不同之評價，其自信何在？與近日對金庸先生之態度又有何異？我對這種現象無以名之，且暫說成是下盤不穩的緣故罷。

再次說明：我對金庸先生的學識無任欽佩，認為值得介紹，對我國針灸治病術也寄予相當之尊重，覺得早就該做有系統之研究。我所關心者是下盤不甚穩之文化傳播界之狀況。事實上，「書評書目」曾經登載好幾位先生對我國兩大報紙副刊的意見，歸納起來，幾位先生都一致感到兩大副刊的馬步紮得不沈。這種情況在工業社會與商業社會裏係共同現象，昔日英國之卡萊爾·亞諾爾特及美國人諾頓·古德金都在類似情境下做出類似反應。我所舉的兩個例子又稍有不同，其中可以反映我們仍欠自信心及研究深度，要知今日之文化、傳播界已從據傳聞而報導與聞而知之進步到先分析研究人物、事件再做報導。新聞、文化傳播者之地位是主動的，而且是有崇高的使命的。為了使我們更加進步，且讓我們大家從君子學學起。我國這種固有學問最可以治浮躁的時代病。

我國的知識份子對工、商業社會之批評大抵不外「過份庸俗」、「文化鑑賞力低落」、「只重金錢物質不重視精神表現」。我們對文化界的種種噓頭感到不耐也正因為這是另一種文化商業的廣告。可是平心而論，工、商業社會也有其正面價值，例如：講究系統、效率，提供物質便利。我國副刊今日能够活潑地朝多角性發展，正是拜商業主義之賜，而我們文化界整體未流於過份庸俗却是因為我們中國知識界有一股傳統的沈穩文化勢力與之抗衡，我稱這種力量叫君子學，我想不但在我國值得大力推展，而且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文化陶養。